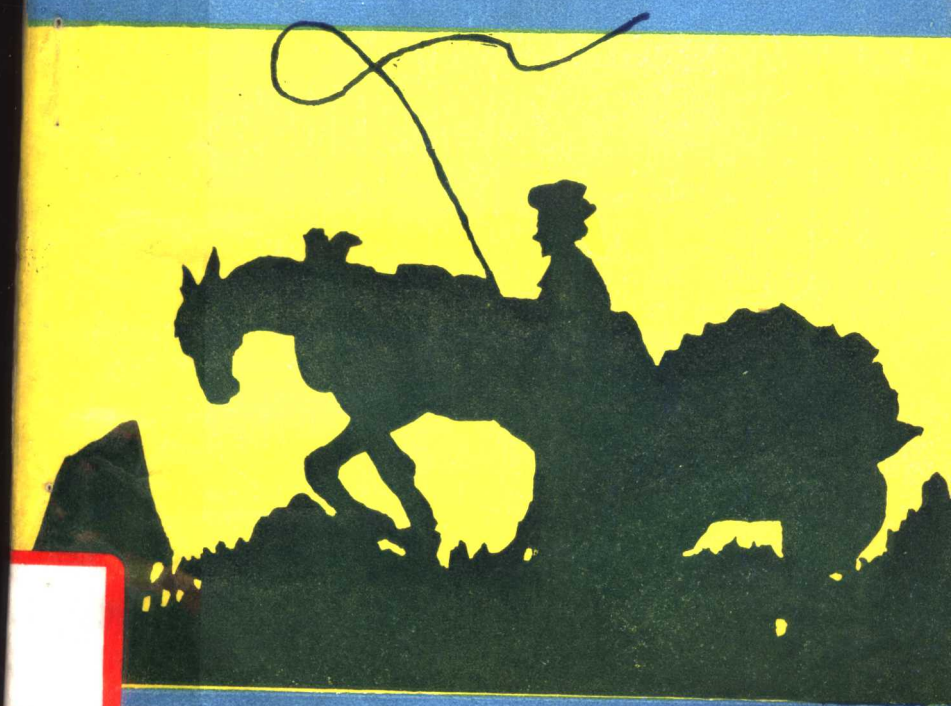


大洋洲文学丛刊

灰马



1985 2

灰 马

大 洋 洲 文 学 丛 刊

八五年·第二辑（总第十辑）

灰 马 大洋洲文学丛刊
八五年·第二辑(总第十辑)

编 辑 《大洋洲文学》编辑部

出 版 安徽大学大洋洲文学研究所

印 刷 安徽省广播电视厅印刷厂

出版日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大洋洲文学丛刊

灰马

1985年第2期(总第10辑)

目 录

一、小说

- 与劫贼邂逅相遇.....
..... (澳)拉·波特伍德 陆文修译(1)
- 告诉贝克太太.....
..... (澳)亨利·劳森 刘亚美译(13)
- 灰马.....
..... (澳)凯·苏·普里查德 宋中卫译(31)
- 格雷泰尔.....
..... (澳)哈尔·波特 郭静贤译(44)
- 新地方.....
..... (澳)迈克尔·王尔丁
..... 宋中卫·胡移风译(62)
- 弗·穆尔豪斯短篇两题.....
..... 葛启国译(93)
- 海滩散步.....
..... (新)O·E·米德尔顿 刘斌译(122)

- 一场芭蕾风波.....
..... (新) 亚历山大·盖恩 吴玲林译 (136)
机灵的威利·格雷夫斯.....
..... (新) 莫里斯·达根 韩曦译 (149)
独立宣言.....
..... (西萨摩亚) 艾尔伯特·温特
王培芬译 (153)

二、诗歌

- 我们的旗子.....
..... (巴新) 加波·拉莫 马霞译 (175)
我的岛.....
..... (巴新) 玛凯乌·奥巴 马霞译 (176)
豹子.....
..... (西萨摩亚) 艾尔伯特·温特
杜星译 (177)
诗二首.....
..... (西萨摩亚) 莫莫埃·玛利埃托阿
·玛·里歇 杜星译 (178)
在工人中间.....
..... (斐济) 奥·卢维尼耶利 马霞译 (180)
苦力的悲歌.....
..... (斐济) 雷·皮莱伊 马霞译 (181)
五绝四章奉寄克罗夫特先生 马祖毅 (183)
三、评论
玛丽·吉尔摩 马祖毅 (184)
《悉尼公报》——J·F·阿奇波德和A·G·史蒂芬斯
..... (澳) S·E·李 葛启国译 (191)

- 山顶上的回顾.....
..... (澳) 约翰·麦克拉拉 夏业良译 (210)
评新西兰毛利作家任荣珍 (213)
评《骨头人》.....
..... (新) 彼得·辛普森 任荣珍译 (223)

四、访问记

- 诗人朱迪丝·赖特访问记.....
.....访问者：吉姆·戴维逊 王春阳译 (229)
默里·贝尔访问记.....
.....访问者：吉姆·戴维逊 梁桢祥译 (254)

- 柯林：我为什么决不住在澳州大陆.....
.....比尔·梅勒 阎智华译 (271)

- #### 五、澳大利亚作家小传.....
-葛启国编 (274)

六、民间故事

- 土著寓言二十三则刘政等二十三人译 (311)
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创作的传说二篇.....
.....朱忠义译 (364)

Oceanic Literature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Oceanic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NO I—1985 (General NO·10)

Contents

I · Fiction

- Fall Among Thieves Rolf Rolderwood (Australia)
..... (1)
- Tell Mrs Baker Henry Lawson (Anstralia)
..... (13)
- The Grey Horse Katherine
Susannah Prichard (Australia)
..... (31)
- Gretel Hal Porter (Australia)
..... (44)
- Somewhere New Michael wilding (Australia)
..... (62)
- Dell into Politics Frank Moorhouse (Australia)
..... (93)
- Flesh and the Blood Frank Moorhouse (Australia)
..... (122)

A Walk on the Beach	D.E. Middleton (N.Z)	
.....		(136)
An Opinion of the Ballet	Alexander	
	Gayan (N.Z.)	
.....		(149)
The Wits Of Willie Graves		
	Mauice Duggan (N.Z.)	
.....		(153)
Declarattion Of Independence		
	Albert Wendt (Western Samoa)	
.....		(175)
I : Poetry		
Our Flag	Gapi Lamo (D.N.G.)	
.....		(176)
My Island Mnyakeu Ona	(P.N.G.)	
.....		(177)
Panthers	Albert Wendt (Western Samoa)	
.....		(178)
Two Poems	Momoe Maletoa Von	
	Reiche (Western Samoa)	
.....		(180)
Among Workers	Olimiva Luveniyali (Fiji)	
.....		(181)
Labourer's Lament	Raymonb Pillai (Fiji)	
.....		(183)
Four Chinese Classic Poems	(For Julian Croft)	

	Ma Zuyi (China)	
		(210)
II • Articles		
Mary Gilmore	Ma Zayi (China)	
		(213)
The Bulletin—J.F. Anchibald and A.G. Stephens		
	S. E. Lee	
		(223)
Looking Back from Hilltops		
	John McLaren (Australia)	
		(229)
On Contemporary Maori Writers		
	Ren Rongzhen (China)	
		(254)
In my Spiral Fashion	Peter Simpson (N.Z.)	
		(271)
IV • Interviews		
Judith Wright	Interview Conducted by	
	Jim Davidson	
		(274)
Murray Bail	Interview Conducted by	
	Jim Davidson	
		(311)
Collean; Why I'll Never Live in Australia		
	Bill Mellor	
		(364)

V · Biographies Of Australian Writers

Complied by Ge Qiguo (China)

..... (184)

VI · Folktales

Aboriginal Fables A·W·Reed

Creativn Legends from New Guinea

Agesta Fungkarang and

Oria Gemo (P.N.G)

..... (191)

与劫贼邂逅相遇

〔澳〕拉·波特伍德 著

陆文修 译

一八六七年春季，我有事离开牧场去历史名城瓦伽瓦伽拜谒亚瑟·奥顿先生。他的关于提契堡爵位和产权的诉讼在英国及各殖民地轰动一时。我的班迪盖勒牧场在马兰比吉河畔，离纳瑞德勒不远。我和一位回乡的老护士同乘一辆轻便马车出发。大路坦荡，天气晴朗，马儿精神抖擞，步子轻快。不过当时的形势却相当复杂，使人忧心：孤独的牧场没有任何保护，大路上危机四伏；一伙丛林匪盗在一个被称为“兰帽子”的头头率领下，正出没于纳瑞德勒周围二三十里一带。说不定我们会在路中邂逅，也可能他们趁我出门便光顾我的牧场。这种时候出门凶多吉少，起码叫你不感到愉快。我不免心情烦乱，只是因为事情紧迫，我才不得不去。这帮匪徒共有五名，都是出生在澳洲僻远之地的白种人，他们之中除去一个叫作“博士”的中年人外，尽些年轻人。“博士”是个“老混子”，那就是说，他虽曾被判决服刑却没有改邪归正，因此他被视为这个匪帮中的危险分子。这一伙强人还没有杀伤过人，但他们已经与纳瑞德勒下游库巴牧场的韦勒先生交过手了，韦勒先生在牧场扎营这件事曾使这伙强人大

吃一惊。韦勒是一位意志坚定而又遐迹闻名的运动员，传说他在交锋中几乎击中了“蓝帽子”——当“蓝帽子”溜到牲畜圈柱子后面时，柱子上射进了一颗齐胸高的子弹。牧场场主韦勒先生终于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他的同伴们的攻击，逼使那伙强盗抛下了马匹、座鞍和赃物，渡河逃跑。出发时我并不知道强盗们是顺流而下还是逆流而上。此时，两名负责保卫纳瑞德勒地区（大约方圆一百里的区域）的骑警正在执行“追捕”任务。

我首先考虑到携带我的双管枪及左轮来应付这一局面，但我立即意识到，在一个受惊的妇女及两匹桀骜不驯的劣马的妨碍下，想要有效地抵御五个马匹健壮、武器精良的家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最后决定将希望寄托在压根儿碰不上这伙恶棍的可能性上，索性连武器也不带，因为携带武器而无法有效地使用同样是无济于事。很幸运，到瓦伽瓦伽去的全长约五十五里的路程安然无恙地走完了。第二天一清早我就踏上了归程，当我走到靠近拉普登先生家园对面的贝伦贝特时，大约走完了归途的四分之三。我正骑马越过排列着的一个个奇形怪状的小土堆——当地称为“死人的坟墓”地时，突然一眼瞅见三个骑马的人正沿着大路向我走来。

我脑海中闪过第一个念头是，“他们来了——丛林土匪！”接着，我又想，“不可能是那帮，——这些人太年轻，而且也没有看到‘博士’。领头的骑士身子裹在斗篷里，他一把将斗篷拉到背上，露出了手枪，于是盘旋在我脑海中的疑虑一下子澄清了，与此同时，他以一种他认为是胁迫性的口气说：“停止前进！滚下马来！留下买路钱！要是你敢摸一摸枪，我的子弹就会打穿你的脑袋。”在这一通非

法命令发完时，他已紧握手枪，策马前来。我看到大张着板机的枪口恶狠狠地逼近我的脑袋。看来他是一个在原始丛林中长大的小家伙，很显然，他在拦路抢劫的强盗行列中还是个新手，因为在晒黑了的皮肤映衬之下，他的脸色苍白，双手颤抖不已。

我心中有点惊惶不安，因为假如我设法逃跑，他可能会故意向我开枪；假如我留在原地呢，他也可能意外地向我射击。转瞬之间，我将缰绳拴牢在路灯的铁柱上，以悠闲的姿态跳下马来。“我没有武器，”当我站在那匹驰名的斯蒂墨马儿的一侧时便说，“甭忙，我不会逃跑的。”

“把你的钱交出来，”他粗暴地说。

“我一无所有，”

“该死的东西！象你这样的人不带钱是不会出来旅行的。”

“通常我是带一些钱的，但是马丁的客店（靠近瓦伽瓦伽几里路的一个小客店）里我付了一笔帐，这就将我身边的钱一扫而空了。”

“那么，把那些表拿出来！”

从马夹外面他已看出我不止有一块表。我从瓦伽瓦伽带回了一块我亲戚的表，它是送到那儿去修理的。这两块都是很值些钱的金表。

他骑在马背上，我立在地，他拉着缰绳用手枪瞄准着我，并把枪伸下来逼到我面前索取赃物。他这样做时，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思忖道：假如遇到一个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人，很可能将他从马背上拖下来，夺下他的手枪，即使不能击中两个同伙，至少也射中其中的一个。我本人并无意尝试

完成这两件大事，但是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两个人，会在这种情况下对这样一个年少的抢劫者冒险反击的。

我对他们说的是这句话，“你们不会经常从一个人那儿得到两块金表的。”

“是的，我知道我们不会的。打开你那只旅行皮箱！”

“仅有一套衣服和我的头发刷子。你们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

在此过程中，老马斯蒂默尽管有着异乎寻常的好脾气，还是不耐烦地往前走了，它的行动好象是一种抗议：“这种愚蠢的行为持续得太久了。”于是我走到马的前面，使它安静下来，对此一个喽罗很有礼貌地对我说：“我替你牵着马吧，波尔特渥特先生。”

我惊讶地瞧着他，第一次看明白他竟是拉普登先生家的牧人，而另一个“望风人”还是那位绅士的儿子呢！秘密揭开了。他们是身不由己，被逼之人。我们处在家庭牧场的视野之内，当他们看到我沿路走来时，其余的强盗正在自己动手将圈里最好的马占为己有。他们派这个青年来抓我，命令另外两人与他同行，壮壮声势，以防旅行者的反抗。

不过，“幸会”终于临近结束了。第一个强盗简短地说了声“你现在可以走了”就放了我。我慢慢地骑着马离开了，尽量不显出急迫的样子来，以免这些经过特别训练，而又反复无常的坏蛋们会鼓动他喊我回去。他果真这样干了，但仅仅说：“把你的烟斗给我看看，你可能有一个质地优良的这种玩意儿吧。”我拿出一个旧的石楠根的烟斗，他对着它轻蔑地摆了摆手，在分布两侧的助手们的簇拥下，向着农舍策马疾驰而去，就象柏格的民谣中的邪恶的兰特格雷夫一样。

我从容不迫地前进，直到他们的身影从我的视野内消失之后，才让马以每小时十二英里或者更快一点的速度前进。不久，我就到达了自已牛圈的大门口。”

当这个“严重事件”尚待解决之际，我已感到困惑和不安——也可以说有点儿害怕。这倒不是担心我个人的安全。我从没想过这个地区的任何一个土匪会谋杀我。我们在左邻右舍中还是有点名望的。当瓦伽瓦伽的警察法官贝立斯不在时，我是纳瑞特勒分区的首席行政司法官。这足以使这些歹徒们感到畏惧，同时我的妻子在别人生病或急需帮助时竭尽全力在行动上给予他们关怀与慰藉，也赢得了那些较为贫穷的邻人们的爱戴。但是我确实仍有些不寒而栗，觉得害怕，担心那些不法之徒会来强占我的一两匹马。我的尤曼瑞拉，是产于斯阔特海边米尔城的一匹极为温驯的灰色良种的高头大马，它是非常值钱的。和它相比，斯蒂默简直就毫无价值了，它是经过二十年的无偿劳役之后死去时。但使我免遭这一灾难性损失，还应感谢拉普登先生的栏圈里满是优良的出租用马（这位先生正好不在家——可算万幸）。他的马在本地区极负盛名，他在那次事件中的损失倒使我得救了。贝伦贝特事件的简单经过是这样的。“蓝帽子”先生率领的丛林土匪在下午出乎意料地很早就光临该地。这时附近人烟稀少，拉普登先生与监工都不在家，但拉普登夫人、家庭教师、孩子们（其中包括最大的十六岁的儿子）以及放牧人都在家里。这家主人曾坚决地表示过保卫家园的决心，后来并派人去墨尔本搞来一杆步枪，据说这枝枪能快速连发十六发子弹。这帮强盗听说以后，发誓要尽早光临牧场以图报复。当拉普登先生不在时，他们进行得很顺利，他们向屋子的主妇保证：

她不必担心，他们只要马匹和新步枪，对于后者，他们立刻就要兑现。主妇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出生在边境的一个家庭，她没有被吓倒，镇定自若地否认知道有步枪这回事，喽罗们较详细地禀告了头领。“那不行，拉普登夫人。上星期六约翰尼还用它射击了一头阉牛。最好还是交出来吧！这些东西放着会生锈的。放这么长时间该拿出来了。”头领用坚决的口气说。这个妇女终于在威摄之下屈服了。女家庭教师被指派到淋浴的地方取出藏在那儿的枪枝，接着强盗便跃马而去。当时强盗中有一个人，在屋里转悠一圈后，怀里抱着个小孩走出来，那是他从带孩子的保姆那儿接过来的，他说，“这婴儿使他想起了自己幸福的家。”这个插曲象是一个玩笑，小孩并未受到伤害，孩子似乎也并不反对换个照看人。这伙人除了取走枪支与全部新马外，并没有抢夺其他别的东西。强盗们在库巴失去了马匹及鞍子，变成了步兵，而且不得不羞辱地从羊群洗澡的临时便桥上过河，除此之外，他们再次遭到了恶运。这伙强盗又拜访了勃洛康牧场的科勃特·费瑟斯坦豪先生。在这儿他们自斟自饮，并使费瑟斯坦豪先生也参加他们一伙，但未能如愿，最后他们便落荒而逃。在乌来杰林小河附近，他们被一批执行追赶任务的骑兵（他们这样想）吓了一大跳，不顾一切地逃跑，跳进了那时正处于半涨潮的乌来杰林河。在渡河时，“博士”从马上跌落下来，不幸溺死了。其余的人都顺利地泗水过了河。这样“博士”非但逃过了绞刑，竟然还避免了被杀戮，但他的罪恶影响却可能使他那些还不太顽固的同伴们受累无穷。接着听说他们跑到了纳瑞特勒附近，正在此时，我妻子受到了一次耸人听闻的拜访，来访者带着警察所特有的

那种严峻与自信。

我离家的那天早上，一个女仆告诉她外边有一个人有话要与她讲，这人不愿意进来，也不愿意下马。我的妻子虽说相当惊讶，但她也象我们的邻居拉普登夫人一样，是在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所以并不害怕男人、马匹以及一般情况下的任何事情。她走向骑马者，见到那人坐在马鞍上，停在院子中央，们的一旁是餐厅和厨房，一旁是贮藏室。他并不顾虑别人听到他说的话，只是俯身向前，用焦虑的声音说，纳瑞特勒的警察局长派他来通知她，丛林土匪重新渡河了，估计可能在当天或第二天要光顾这个牧场。假如屋里有武器，建议她将它们隐藏好，以防激怒强盗，他并且通知她警察们不能亲自来了，因为他们正从另一方向跟踪追击匪徒。

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消息，于是牧场迅速采取了行动。军械库里只有一杆双管步枪（不象“毛瑟”枪弹），它可以装上那种大号的子弹用不着担心它穿过一个致命器官时，不会导致当场毙命。我过去常常在一百二十或一百三十码距离从楼上的房间对着选定的目标进行认真的练习。仓库里还有一支杀伤力很强的带有转换装置的双管枪。和我们住在一起的一位年轻的亲戚帮助安排好了一切。得到警告后，我们大概算是作了象样的准备。但是通常在二十个事例中有十九个是得不到事先通知的，或者，就如同这件事一样，一切努力都已太晚了。

碰巧外间屋里正好挂着一大捆羊毛，里面是天长日久积攒起来的碎羊毛片，因此，当场就将枪枝藏在羊毛里面。

当我从瓦伽瓦伽历险回来时，自然急于想知道我不在家时强盗是否来光顾过。我对女主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